

論現代湘語止攝開口韻的存古與創新*

吳瑞文**

〔摘要〕

本文從比較的觀點來探討現代湘語止攝開口三等韻中值得注意的音韻存古與創新。本文根據 14 種現代湘語的材料，關注止攝開口韻韻母的語音表現、層次問題、與韻母相關的聲母的搭配關係以及它們所經歷的語音演變。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採取的是比較方法。這裡所說的比較方法有兩個面向。第一個面向，本文在程序上先進行現代湘語內部的同源詞比較，也就是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法（comparative method）。第二個面向，本文透過中古音框架，以古音韻類與比較之後的現代湘語讀音進行比較，從而建立古今的對應關係。本文在研究方法上兼納兩個面向，以求更全面地建構古今漢語的歷時關係。

本文的研究成果指出：就韻母而言，止攝開口韻同源詞有兩個明顯的音韻層次：白話層為舌面元音[i]，分布於中古幫系、泥母、來母、見系、影系、知系、章系等聲母；文讀層為舌尖元音[ɿ、ʅ]，分布於中古精系、莊系、知系、章系。從聲母來看，止攝開口韻同源詞也有不同的表現：白話層精系讀舌尖塞擦音 ts-、莊系讀捲舌音 tʂ-、知章兩系合流均讀舌面塞擦音 tɕ-。文讀層則精系讀舌尖塞擦音 ts，知莊章均讀捲舌音 tʂ-。原始湘語止攝開口知章系同源詞「知支枝之、齒、池遲持治、屎試、時是」等可以構擬為 *tci、*tchi、*dzi、*ci、*zi。就聲母來說，原始湘語的存古性質在於它保留了中古時期章系（*tɕ）的讀法。至於創新，則是中古時期知系（*t）不再是獨立的一套聲母，它發生了 *t > *tɕ 的演變，也就是向章系靠攏。就韻母來說，原始湘語的存古性質在於它保留了舌尖化之前的舌面元音 *i 的讀法。然而，中古止攝開口支、脂、之三韻的區別，在原始湘語中完全沒有痕跡，都只能追溯到舌面元音 *i。早期的音位對立消失，無疑地是一種創新。

* 本文初稿曾於第二十屆國際暨第四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2022年7月15-16日，國立中興大學）上宣讀，感謝講評人黃金文教授的寶貴意見，獲益良多。修訂後提交至本刊，又得到兩位不具名審查人的批評與建議，使疏漏降到最低，特申謝悃。本文為國科會（原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現代湘語與六朝江東方言的歷史關係】（MOST 108-2410-H-001-045-MY2）的部分研究成果，亦此致謝。文中任何殘存的錯誤，責任均在作者。

**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研究員。

關鍵詞：現代湘語、止攝、中古音、比較方法、歷史語言學

一、前言

本文從比較的觀點來探討現代湘語止攝開口三等韻中值得注意的音韻存古與創新。湘語是一種漢語方言，分布於中國湖南省、廣西省北部以及四川省。關於現代湘語的地理分區(areal classification)問題，本文主要根據鮑厚星、陳暉(2005)最近的想法，將湘語分為五片：(1)長益片；(2)婁邵片；(3)衡州片；(4)辰溆片；(5)永全片。本文取材主要以分布於湖南省境內的核心湘語為主，具體的語料包括：

- (1) 長益片的長沙、益陽、湘潭；
- (2) 婁邵片的湘鄉、雙峰、婁底、漣源、新化、邵陽、武岡；
- (3) 衡州片的衡陽、衡山；
- (4) 辰溆片的辰溪、溆浦。

四片共 14 個方言點。¹至於永全片地處湖南廣西交界，同時又與非漢語(苗瑤、壯侗)相鄰，語言情況相當複雜，本文暫時不列入討論。²

本文聚焦於現代湘語的止攝開口韻，關注的問題是止攝開口韻韻母的語音表現、層次問題以及與韻母相關的聲母的搭配關係以及它們所經歷的語音演變。本文將針對止攝開口字在聲母與韻母上的存古與創新提出看法，進而指出它們用來擬測中古《切韻》音系時可給予吾人的啟示。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採取的是比較方法。這裡所說的比較方法有兩個面向。第一個面向，本文在程序上先進行現代湘語內部的同源詞比較，也就是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法(comparative method)。第二個面向，本文則是透過中古音《切韻》

¹ 長沙、湘潭、雙峰、婁底、邵陽、武岡都根據《湖南漢語方言字匯》編纂組(1991)的字音對照表。長沙和雙峰同時參考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2003)。益陽根據崔振華(1998)、湘鄉根據李永明(2016)、漣源根據陳暉(1999)、新化根據羅昕如(1998)、衡陽根據李永明(2016)、衡山根據彭澤潤(1999)、溆浦根據賀凱林(1999)、辰溪根據謝伯端(2016)。

² 侯精一主編(2002: 116-118)的湘語分區把湖南境內的湘語分為三片：長益片、婁邵片和辰溆片，論述湘語的語言特徵時，也並不包括廣西北部興安、灌陽、全州、資源四縣，想來是出於類似的考量。

框架，以古音韻類與比較之後的現代湘語讀音進行比較，從而建立古今的對應關係。過去關於湘語的歷史研究，大多採取第二個面向，也就是從中古音的觀點來探討湘語的語音變遷，例如周賽紅（2005）、陳暉（2006）和彭建國（2010）。利用比較方法來重建湘語的，則是 Coblin（2011）。本文在研究方法上兼納上述兩個面向，以求更全面的認識現代湘語與古代漢語方言的關係。在使用《切韻》觀察現代方言的關係時，可能的理解方式是：把《切韻》當成古音，把現代方言視為今音，從而建立時間上的演變關係。不過本文用以跟《切韻》架構進行比較的是原始湘語，而非現代個別次方言，經由比較方法重建的原始湘語有其時間縱深，可以避免《切韻》到個別方言這類直線性演變。

針對《切韻》音系的擬測，丁邦新（2008：71）認為應該先大分為北方鄴下音系和南方金陵音系兩類，之後分別進行擬測。同時丁邦新（2008：70）基於上面這個構想曾提出以下關於湘語來源的推測：

湘語有新湘語、老湘語之分，老湘語在漢揚雄《方言》裏已見記錄，新湘語主要的形成期是唐代安史之亂以後，那麼老湘語可能和金陵音系有關，而新湘語則和鄴下音系有關。

依照丁邦新（1936-2023）所說，老、新兩種湘語分別跟六朝時期南北方言有關；那麼原始湘語不論是以鄴下音系或金陵音系為主體，都跟《切韻》密切相關，可能是兩個音系之一的直接後代，另一個則構成異讀層次。不過應該留意的是，丁邦新的南北音系擬測說固然是我們一項重要的的工作假設（working hypothesis），但我們在方法上仍然是先擬測原始湘語，只是以《切韻》參考架構（止攝開口）來呈現這批同源詞。

本文的章節安排如下：第一節為前言。第二節介紹中古《切韻》止攝開口韻的內涵，同時說明觀察現代湘語時的基本切入點。第三節利用聲母為線索，觀察止攝支脂之三韻在現代湘語中的具體讀音，並進行韻母的層次分析。第四節說明現代湘語止攝開口韻韻母的層次表現。第五節從原始湘語的觀點，探討止攝知章系聲母的擬測及其語音演變。第六節為本文的結論。

二、文獻回顧

(一) 中古《切韻》止攝開口韻

本節以《切韻》架構作為觀察的尺度，首先說明所謂止攝開口韻的內涵。根據《切韻》系韻書，中古時期有所謂支、脂、之、微四韻。³根據清儒陳澧(1810-1882)的反切系聯條例，可以初步把支、脂、之、微都分出兩類，徵諸唐宋等韻圖等文獻資料所提供的資訊，這兩類是開口與合口的不同。更進一步來看，止攝開口支韻和脂韻的唇、牙、喉音聲母都分別可以再析為兩類：一類佔據四等的位置，一類佔據原本三等的位置，但本質都是三等韻，這個現象也就是所謂的重紐。⁴

中古的支、脂、之、微等四韻在宋代等韻圖都歸入止攝，止攝是純粹的三等韻，所有韻目（除去借地位的重紐）都放在三等的位置，不影響其本質。以止攝開口韻而言，同屬三等卻有支、脂、之、微四個不同的韻類，董同龢(1993:162)稱為「重韻」。止攝支、脂、之、微四韻與早期不同聲母的結合關係如下：

表 1 中古止攝開口韻與聲母的搭配關係

	幫	精、來	知	莊	章	見	影
支	+	+	+	+	+	+	+
脂	+	+	+	+	+	+	+
之	—	+	+	+	+	+	+
微	—	—	—	—	—	+	+

從分布來看：開口的支、脂兩韻在各種聲母環境下都存在語音對比，開口的之韻缺少幫系字（唇音），至於微韻則只有見影系字（牙喉音）。⁵

根據上表，針對現代湘語止攝開口諸韻，觀察的重點包括：

³ 應當留意到，由兩晉至南朝，支、脂、之、微四韻在當時南北方言的分合上存在豐富的類型差異，音切本身也顯示出層次問題，參看李正芬(2011)。本文以《切韻》為代表的中古音系當作起點，並根據《切韻》區分止攝四個韻目。

⁴ 根據董同龢(1993:126-127、164)，凡這類三等韻而置放於四等者，稱為重紐 1 類；放在三等位置上的，稱為重紐 2 類。不過從比較湘語的角度來看，湘語已經看不出重紐區分的痕跡。

⁵ 支韻幫系有以「為」為下字者，是唇音後本不分開合的緣故。

第一、根據學界既有的研究可知，現代閩語中的閩東語可以區別止攝開口支韻與脂之，例如現代福州方言：紫（支韻）*tsie3* 與姊（脂韻）*tsi3* 和子（之韻）*tsi3* 有別。這個對比成為擬測《切韻》音系支韻音值時最重要的證據之一。⁶並且這項區別可以上溯到原始閩語的階段，支韻為**ie*，脂之兩韻為**i*。另外，浙南吳語也存在止攝開口支與脂之的區別。（梅祖麟 2001、秋谷裕幸 2002）現代吳閩兩語中共有的支與脂之的區別，顯示吳閩兩語與中古時期位於南方的江東方言存在密切的關係，具有相同的層次來源。（吳瑞文 2005）從音韻最小對比（*minimal pair/set*）的觀點來看，一個重要的問題是：現代湘語是否可以區別止攝三等內部支、脂、之三個重韻？這是韻母上我們關心的課題。

第二、考察《切韻》到現代官話的歷史發展，止攝支、脂、之三韻的精、知、莊、章系字發生了一項重要的語音變化，即主要元音的舌尖化（*apicalization*）。⁷根據董同龢（1993）的擬測，以之韻的精、知、莊、章系為例，從中古《切韻》到現代官話（華語或普通話）的演變是：

子 *°*tsji* > *tsɿ3*
 恥 *°*thji* > *tɕhɿ3*
 使 *°*ʃji* > *ɕɿ3*
 止 *°*teji* > *tɕɿ3*

之韻由原先的**ji*演變為舌尖前高元音[ɿ]或舌尖後高元音[ɿ̥]，無疑是主要元音發生了舌尖化。因此我們也將觀察現代湘語是否發生上述的語音演變。

（二）現代湘語止攝開口三等韻的相關研究

現代湘語與止攝開口三等韻相關的前人研究，可參看周賽紅（2005）、陳暉（2006）及彭建國（2010）。從《切韻》框架來看，中古塞擦音（精、莊、知、

⁶ 中古音支韻的擬測，參看高本漢（1994）和董同龢（1993）。

⁷ 止攝開口精莊章系字元音的舌尖化演變討論的學者甚多，取徑也有差異，這裡不能一一細談。關於這個課題的相關回顧及音變歷程可參看王弘治（2012）。附帶一提，王弘治（2012）也從現代漢語方言的角度觀察止攝支脂之精莊章系字的演變，擇取的是閩語、客語和粵語的材料。本文聚焦於湘語，也就擴大了漢語方言的論述基礎。

章) 諸系聲母在止攝具有最小對比，因此以上三位關於止攝的研究，焦點都放在聲母，並沒有對韻母的讀音進行專門的探討。以彭建國(2010: 113-114) 探討知三、章兩類聲母的表 3-7 為例：⁸

表 2 彭建國湘方言知三、章聲母今讀表

塞擦音		擦音		止開	東鍾	方言點
開	合	開	合			
ts	tɕ	s	ɕ	ts	ts	益陽、岳陽
t	tɕ	s	ɕ	ts	t	桃江、韶山
ts	tɕʰ	s	ɕ	ts	ts	溆浦
tɕ	tɕ	ɕ	ɕ	tɕ	tɕ	湘潭、長沙
tɕ/tɕ	tɕ	ɕ/ɕ	ɕ	tɕ	tɕ	新化
tɕ	tɕ	ɕ	ɕ	ts	ts	邵陽
tɕ	tɕ	ɕ	ɕ	tɕ	tɕ	辰溪
tɕ	tɕ	ɕ	ɕ	ts	ts	衡陽
t	t	ɕ	ɕ	tɕ	t	湘鄉、雙峰
ʈ	ʈ	ɕ	ɕ	ts	ʈ	漣源
ʈ	tɕ	ɕ	ɕ	tɕ	ʈ	衡山夾山腔
tɕ/t	tɕ	ɕ	ɕ	ts	tɕ/t	婁底
tɕ	tɕ	ɕ	ɕ	ts	tɕ	隆回
t	tɕ	ɕ	ɕ	ts	tɕ	衡山
ts	ts	s	s	tɕ	ts	瀘溪
ts	ts	s	s	ts	ts	灌陽

彭建國(2010: 114) 進一步指出：「無論各地讀音有何不同，止開只有 ts/tɕ 兩種讀法」。事實上單就止攝開口韻而言，綜合考察聲母與韻母的表現，則彭文這

⁸ 彭文原表格的代表點從 1 個到 5 個，數量不一，我們摘錄時只取 2 個為代表。彭文也將永全片的灌陽方言納入比較，本文引用時保留。可以留意到，灌陽的聲母系統更趨簡化，並無超出前面核心湘語的表現，僅供參考。

一推論實在不能成立。(詳下文的討論)同時,由官話音韻史的研究經驗可知,止攝開口韻韻母有舌尖化的演變,並且元音音值與聲母的今音(舌尖塞擦音或捲舌音)也存在密不可分的關係。也就是說,探討止攝開口韻的聲母,不能只觀察聲母本身,應當與韻母放在一起考察。

總的來說,本文何以選擇止攝開口字做為觀察對象?答案可分積極跟消極兩方面。在積極方面,《切韻》序謂:「支脂魚虞,共為不韻」,清楚說明支、脂、之、微諸韻的區別,在當時詩文押韻上舉足輕重。要具體掌握它們的音值,了解現代漢語方言(例如湘語)的語音表現是必要的。再者,止攝諸韻後來與蟹攝三等字頗有糾葛,在《中原音韻》則分入支思韻和齊微韻,支思韻主要對應現代官話的舌尖前後高元音。因此針對止攝開口,並從不同方言的角度來建立演變歷程,可以對漢語音韻史有更充分而全面的理解。在消極方面,現代漢語方言中聚焦於止攝開口字的音韻層次分析成果包括吳語(梅祖麟 2001、秋谷裕幸 2002)、客語(謝留文 2003)、閩語(吳瑞文 2005)、贛語(萬波 2010)、客贛語(江敏華 2012)及早期官話(王弘治 2012),獨缺湘語的相關研究,可見在止攝開口字的分析上,湘語亟待迎頭趕上。

歸納起來,我們預計著眼於止攝開口韻的韻母,利用中古聲母的分布為線索來觀察韻母的讀音,並從韻母的表現來尋求聲母的對比,以揭露止攝開口字層次上的訊息。這項研究可望補足現代湘語韻母比較的一個空缺。附帶一提,微韻只有見影系字,分布與止攝支、脂、之三韻很不相同,同時微韻見影系的表現與支、脂、之韻見影系沒有差異。職是之故,我們以止攝開口三等韻來涵蓋支、脂、之、微四韻;逢非見影系聲母便僅指支、脂、之三韻。

三、現代湘語止攝開口三等韻的表現

本節根據中古聲母的系統及次第,一一考察現代湘語止攝開口三等韻韻母的表現。

(一) 幫系字

本節探討現代湘語止攝支、脂兩韻的幫系字讀音,首先觀察下表:

表 3 14 種現代湘語的止攝支韻幫系字 (1)

	披	皮	脾	被	彌	碑
長沙	phi1	phi2	phi2	pei5/ pei6	mei2	pei1
益陽	phi1	phi2	phi2	pei5	mi2	pei1
湘潭	phi1	phi2	phi2	pei6	mi2	pei1
湘鄉	phi1	phi2	phi2	pi6	miẽ2	pei1
婁底	phi1	phi2	phi2	bi6	mĩ2	pe1
雙峰	phi1	phi2	phi2	bi6	mĩ2	pe1
漣源	phi1	phi2	phi2	pi6	mi2	pe1
新化	phi1	bhi7	bhi2	bi3	mi2	py1
邵陽	phi1	bi2	bi2	bi6	mi2	pei1
武岡	phi1	bi2	bi2	bi6	mi2	pei1
衡陽	phi1	pi2	pi2	pi6	mi2	pei1
衡山	phi1	phi2	phi2	pi6	mĩ2	pei1
溆浦	phei1	bi2	bi2	pi6	mi2	pei1
辰溪	phei1	bi2	bi2	pi6	mi2	pei1

表 4 14 種現代湘語的止攝脂韻幫系字 (2)

	比	痹	屁	備	眉	悲
長沙	pi3	pei5	phi5	pei5	mei2	pei1
益陽	pi3	pi2	phi3	pi5	mi2	pei1
湘潭	pi3	pi5	phi5	pei6	mei2	pei1
湘鄉	pi3	pi5	phi5	pi6	miẽ2	pei1
婁底	pi3	pi5	phi5	bi6	mĩ2	pe1
雙峰	pi3		phi5	bi6	mĩ2	pe1
漣源	pi3		phi3	pi6	mi2	pe1

新化	pi3		ph5	bhi6	min2	py1
邵陽	pi3	pi5	phi5	bi6	mi2	pei1
武岡	pi3	pi5	phi5	bi6	mi2	pei1
衡陽	pi3	pi5	phi5	pi6	mi2	pei1
衡山	pi3		phi5	pi6	mi2	pei1
溆浦	pi3	pi6	phi5	pi6	mi2	pei1
辰溪	pi3	pi6	phi5	pi6	mi2	pei1

上表說明如下：

第一、現代湘語的支、脂兩韻幫系字讀音主要包括兩類：(1) 今讀為-i 韻母；(2) 今讀為-ei 韻母。從層次的觀點來看，讀為-i 韻母的是早期的層次，讀為-ei 韻母的是較晚近的層次。最主要的理由是「被、備」兩字在不少現代湘語中以-i 為白讀，以-ei 為文讀。包括：衡山「被、備」白話 pi6，文讀 pei6；辰溪「被、備」白話 pi6、文讀 pei6。其次，止攝「碑、悲」兩字在現代湘語都讀 pei1，與官話方言相同，我們推測這是受到官話的影響。再者，長沙方言的「被」字有陽去 pei6 和陰去 pei5 兩讀，前者用於被窩 pei6 o1；後者用作介詞，用在句子中表示主語是受事，也就是在被動句中引介施事者。（鮑厚星、崔振華、沈若雲、伍雲姬編纂 1998：125、126）比較其他湘語方言被動句中引介施事者的介詞，婁底用「拿賜」nɔ1 sɿ5，溆浦用「著」tshɔ5，顯然長沙用「被」是受到官話影響而借入的語法成分。⁹同時，文讀音 pei5 的韻母也影響了口語詞的「被」，使之讀為 pei6，成為韻母文讀而聲調白話的混合音。總而言之，止開三幫系的 i 屬於白話音，ei 則是較晚的文讀音。¹⁰

第二、止攝脂韻有一個重要的常用詞「鼻」，毗至切，與同韻的「備」為重紐關係，不過現代湘語已經不能區分重紐，因此兩者讀為同音字，例如「鼻」字：

⁹ 婁底參看顏清徽、劉麗華（1994）編纂，漣源根據賀凱林（1999）。

¹⁰ 這使人想到華語比 pi3 和備 pei5 韻母也不同，是否也來自不同層次呢？答案是肯定的。羅杰瑞（2004）早已指出南系官話和北系官話這兩種官話方言過去一千年間爭取標準語的地位，並於不同時期互有消長。這顯示現代華語無疑地存在層次問題。另外，平山久雄（2005：51-58）指出《中原音韻》中還看得出止攝開口唇音區分重紐的痕跡，至於「卑碑」讀 pei1 可能是由於忌諱改讀，亦是解釋之道。惟該議題已超出本文範圍，茲不具論。

湘鄉 pi6、婁底 bi6、雙峰 bi6、漣源 pi6、新化 bhi6、邵陽 bi6、武岡 bi6、溆浦 pi6、辰溪 pi6。不過現代湘語中，有些方言「鼻」讀為入聲，聲調與「備」歸去聲不同。例如：長沙 pi7、衡陽 pi2（來自古濁聲母入聲）、衡山 phi3（來自古濁聲母入聲）、湘潭 pi7、益陽 phi7。可見「鼻」字在湘語兼去、入兩讀。就來源而言，李榮（1982：39）指出現代漢語方言中不乏「鼻」字讀為入聲者，這是由於《切韻》系韻書只收了去聲讀法而沒有收錄入聲讀法。歸納起來，現代湘語「鼻」字的去入兩讀，分別符合書面文獻和口語對應。¹¹

第三、上表中有個別字讀音相當特別，底下分別說明。

首先來看新化的「眉」讀 min2。翻查新化方言語料，新化方言 in 韻母的中古來源包括：深攝、臻攝的一、三等、曾攝的一、三等、梗攝的三、四等，以上均為陽聲韻，韻尾也存在 -m、-n、-ŋ 的差異，但整體而言主要元音都不低，新化方言主要元音讀為 i，可以認為是早先的元音高化之後的結果，韻尾也隨之調整為舌尖鼻音。此外，新化方言的 in 韻母還有陰聲韻的來源，例如止攝開口三等「眉」min2、蟹攝開口四等「迷」min2、「米」min3。事實上，除了雙唇鼻音明母外，讀為 in 韻母的還有中古泥母和疑母，例如「泥」lin2、「宜疑」in2、「蟻」in3、「誼義議」in5 等。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蟹攝四等明母 min 與 mi 存在層次關係，min 為白讀，mi 為文讀。例如：「迷」白話音「迷信」讀 min2，文讀詞「迷惑」讀 mi5；「米」白話音用於大米讀 min3，用於長度單位讀 mi3。止攝開口三等的「眉」（目上毛）是口語用詞，讀 min2 正屬於白話音。從聲母分布來看，新化方言中止蟹攝開口字讀為帶有舌尖鼻音韻尾的 in，是受到原先聲母 *m-、*n-、*ŋ- 的鼻音徵性影響使然。也就是：

*i > in / C[+nasal]_ 眉 *mi2 > min2；泥 *ni2 > nin2；宜 *ŋi2 > ŋin2

¹¹ 李榮（1982）指出「鼻」字有兩讀，包括韻書收錄的去聲（毗至切）和韻書失收的入聲，如北京話 pi2 就是來自入聲。後來張光宇（1996：78-79、245-246、260-261）也同意李榮此說並加以發揮，他提到：「現代漢語方言當中，毗至切一讀只見於客家話（如梅縣 phi²）、粵語（如廣州 pei²）和閩語（如廈門 phi²）；其他漢語方言多從入聲毗質切一讀，例如太原（pi²）、上海（bi²）還有入聲印記，其他沒有入聲的方言，『鼻』字多隨全濁入聲字一起變化。」（張光宇 1996：78）本文指出現代湘語不少次方言「鼻」字都來自去聲而非入聲，可修正張光宇所說「鼻」字去聲只見於客、粵、閩語的看法。

從演變上看，這是聲母影響韻母產生鼻音韻尾的同化現象 (assimilation)。之後這批鼻輔音聲母又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 $*m$ -維持為 m -； $*n$ -與 $*l$ -合流為 l -；¹² $*\eta$ -則直接失落了。因此：

眉 $*mi_2 > min_2 > m_2$

泥 $*ni_2 > nin_2 > l_2$

宜 $*\eta i_2 > \eta in_2 > in_2$

歸納起來，從古音的觀點來看，新化方言「眉宜疑蟻誼義議」等止攝開口字讀為 in 韻母，是以早期鼻音聲母為條件的特殊音韻變化。

其次來看湘鄉方言。湘鄉的「彌、眉」讀為 $mi\check{e}_2$ ，韻母結構是介音加上主要元音的 MV 結構，同時主要元音帶有鼻化成分。¹³在湘鄉方言中， $i\check{e}$ 韻母的中古來源主要是咸、山兩攝的三四等開口字，也就是早期帶 $*-m$ 、 $*-n$ 韻尾的韻攝。陰聲韻字讀為 $i\check{e}$ 韻母的與新化方言相同，都來自中古鼻音聲母明、泥、疑的止攝三等字及蟹攝四等字，例如：「迷眉」 $mi\check{e}_2$ 、「尼你疑宜儀」 $\eta i\check{e}_2$ 、「義」 $\eta i\check{e}_6$ （以上止攝）和「迷米」 $mi\check{e}_2$ 、「泥」 $\eta i\check{e}_2$ （以上蟹攝）。由此可知，湘鄉方言止蟹攝三四等的 $i\check{e}$ 韻母，也是早期韻母 $*i$ 受到原先聲母語音徵性影響，發生同化作用的結果：

$*i > i\check{e} / C[+nasal] _$ 眉 $*mi_2 > mi\check{e}_2$ ；泥 $*ni_2 > ni\check{e}_2$ ；宜 $*\eta i_2 > \eta i\check{e}_2$

在這個變化發生之後，聲母也走上了不同的方向：

眉 $*mi_2 > mi\check{e}_2$

泥 $*ni_2 > ni\check{e}_2 > \eta i\check{e}_2$

宜 $*\eta i_2 > \eta i\check{e}_2$

明母在湘鄉維持為雙唇鼻音，疑母維持為舌根鼻音。值得注意的是，泥母也演變

¹² 中古泥來二母在新化方言中混而不分，只有一個音位 l 。

¹³ 本文談到漢語的音節結構都根據何大安（1987：58-59）音韻系統的描寫方式。

為舌根鼻音，這是湘鄉方言中舌尖鼻音聲母的舌根化（velarization）。在湘鄉方言中，中古泥母與細音韻母結合時，今讀全部歸 η -聲母，參看李永明（2016：7）。

根據以上的討論可以發現，同樣是 *i，在湘鄉是發生鼻化並促使其主要元音成為 $i\tilde{e}$ ，也就是演變為 MV 型韻母；在湘鄉則是直接產生一個鼻音韻尾而成為 in，演變為 VE 型韻母。值得注意的是，新化 *i 變為 in 是與原先的深、臻、曾、梗攝合流；湘鄉 *i 變為 $i\tilde{e}$ 則與原先的咸、山攝合流，從演變的趨向來推敲，新化和湘鄉兩種變化雖然都是由鼻輔音驅動而引發的韻母音變，但是兩個湘語方言是各自平行發展的，看來並非彼此影響使然。

（二）泥來母和見影系字

從跨湘語比較的觀點來看，止攝支、脂、之三韻的韻母，在泥來母與見影系等聲母環境下表現相當一致。職是之故，我們把它們放在一起。首先觀察下表：

表 5 14 種現代湘語的止攝支脂之韻泥、來母字

	離	梨	利	膩	李	你
長沙	li2	li2	li6	$\eta i6$	li3	$\eta i3$
益陽	li2	li2	li6		li3	$\eta 3$
湘潭	ni2	ni2	ni6	$\eta i5$	ni3	li3
湘鄉	li2	li2	li6	$\eta i\tilde{e}5$	li3	$\eta 3$
婁底	li2	li2	li6		li3	$\eta 3$
雙峰	li2	li2	li6	$\eta i6$	li3	$\eta 3$
漣源	li2	li2	li6		li3	$\eta 3$
新化	li2	li2	li5		li3	$\eta 3$
邵陽	ni2	ni2	ni5	$\eta i5$	ni3	$\eta 3$
武岡	li2	li2	li6	$\eta i5$	li3	$\eta i3$
衡陽	li2	li2	li6	ni6	li3	ni3
衡山	li2	li2	li6		li3	$\eta i3$
溆浦	li2	li2	li6	$\eta i6$	li3	$\eta i3$
辰溪	di2	di2	di6	ni2	di3、di5	ni3

表 6 14 種現代湘語的止攝支脂之韻見系字

	寄	騎	肌	鱈	箕	棋
長沙	tei5	tei2	tei1	tei2	tei1	tei2
益陽	tei5	dzi2	tei1	dzi2	tei1	dzi2
湘潭	tei5	dzi2	tei1	dzi2	tei1	dzi2
湘鄉	ki5	khi2	ki1	tehi2	ki1	khi2
婁底	tei5	dzi2	tei1	dzi2	tei1	dzi2
雙峰	tei5	dzi2	tei1	dzi2	tei1	dzi2
漣源	tei5	tei2	tei1	tei2	tei1	tei2
新化	tei5	dzhi2	tei1		tei1	dzhi2
邵陽	tei5	dzi2	tei1	dzi2	tei1	dzi2
武岡	tei5	dzi2	tei1	dzi2	tei1	dzi2
衡陽	tei5	tei2	tei1	tei2	tei1	tei2
衡山	tei5	tehi2	tei1		tei1	tehi2
溆浦	tei5	dzi2	tei1	dzi2	tei1	dzi2
辰溪	tei5	dzi2	tei1	dzi2	tei1	dzi2

表 7 14 種現代湘語的止攝支脂之韻見系字

	宜	蟻	棄	欺	起	疑
長沙	ŋi2	ŋi6	tehi5	tehi1	tehi3	ŋi2
益陽	ŋi2	ŋi6	tehi7	tehi1	tehi3	ŋi2
湘潭	ŋi2	ŋi3	ei5	tehi1	tehi3	ŋi2
湘鄉	ŋiẽ2	ŋiẽ6	khi5	khi1	khi3	ŋiẽ2
婁底	ni2	ni6	tehi7	tehi1	tehi3	ni2
雙峰	ŋĩ2	ŋĩ6	tehi7	tehi1	tehi3	ŋĩ2
漣源	ŋi2	ŋi6	tehi5	tehi1	tehi3	ŋi2

新化	in2	ŋ5	tehi5	tehi1	tehi3	in2
邵陽	ŋi2	ŋi5	tehi5	tehi1	tehi3	ŋi2
武岡	ŋi2	ŋi3	tehi5	tehi1	tehi3	ŋi2
衡陽	ni2	ni6	tehi5	tehi1	tehi3	ni2
衡山		ŋi6	tehi5	tehi1	tehi3	
溆浦	ŋi2	ŋĩ2	tehi5	tehi1	tehi3	ŋi2
辰溪	ni2	ni2	tehi5	tehi1	tehi3	ni2

表 8 14 種現代湘語的止攝支脂之韻影系字

	戲	椅	移	姨	喜	醫
長沙	ei2	i3	i2	i2	ei3	i1
益陽	ei2	i3	i2	i2	ei3	i1
湘潭	ei2	i3	i2	i2	ei3	i1
湘鄉	ei5	i3	i2	i2	ei3	i1
婁底	ei5	i3	i2	i2	ei3	i1
雙峰	ei5	i3	i2	i2	ei3	i1
漣源	ei5	i3	i2	i2	ei3	i1
新化	ei5	i3	i2	i2	ei3	i1
邵陽	ei5	i3	zi2	zi2	ei3	i1
武岡	ei5	i3	i2	i2	ei3	i1
衡陽	ei5	i3	i2	i2	ei3	i1
衡山	ei5	i3	i2	i2	ei3	i1
溆浦	ei5	i3	i2	i2	ei3	i1
辰溪	ei5	i3	i2	i2	ei3	i1

首先，上表中有幾個鼻音聲母字需要說明：（1）古去聲「膩」聲調有今讀為陰去，如湘潭、湘鄉、邵陽、武岡，這是次濁去在演變步調上的不一致，其他湘語方言今歸入陽去。（2）古上聲「蟻」聲調更為分歧，有讀為陽去、陰去、上聲和陽平者。這與個別方言聲調的對應有關，大致都符合各方言內部的次濁聲母（疑

母)的規則對應。¹⁴(3)「你」、「蟻」在湘語次方言中有讀為舌尖成音節鼻音 η 者，這類讀音都屬於口語性質的白話音，我們推測這是 ηi 這類讀音進一步演變的結果，也就是： $\eta i > \eta 3$ 。

整體來看，止攝開口諸韻在來母和見影系環境下，韻母今讀都是-i。湘語各次方言之間的差異在於韻母-i 是否對前面的聲母造成影響，具體來說，這個影響就是是否導致聲母顎化 (palatalization)。舉例來說，幾乎全部的現代湘語次方言都發生了舌根塞音及鼻音的顎化，也就是說，從原始湘語到現代湘語的演變是：

$$*k、*kh、*g、*\eta > t\epsilon、tch、dz、\eta / _ i$$

唯有婁邵片的湘鄉方言相當保守，聲母仍維持舌根部位的 $k-$ 、 $kh-$ 、 $g-$ 、 $\eta-$ 。不過在擦音方面，不難發現以上用來觀察的湘語方言全部都發生了顎化：

$$*x > \epsilon / _ i$$

這一變化連湘鄉也不例外。這顯示舌根音顎化這項演變，不僅在湘語次方言之間存在個體差異，同時也會因聲母本身的語音性質(擦音與塞音)而有不同的步調。

(三) 精系字

從跨湘語比較來看，止攝支、脂、之三韻的韻母，在精系聲母環境下表現相當一致，都發生了元音的舌尖化。首先觀察下表：

表 9 14 種現代湘語的止攝支脂之韻精系字 (1)

	紫	刺	姊	次	子	字
長沙	tsɿ3	tshɿ5	tsɿ3	tshɿ5	tsɿ3	tsɿ6
益陽	tsɿ3	tshɿ2	tsɿ3	tshɿ7	tsɿ3	zɿ5
湘潭	tsɿ3	tshɿ5	tsɿ3	tshɿ5	tsɿ3	dzɿ6
湘鄉	tsɿ3	tshɿ5	tsɿ3	tshɿ5	tsɿ3	dzɿ6

¹⁴ 關於湘語次方言聲調演變的具體情況，可參看陳暉 (2006: 136-186)。

婁底	tsɿ3	tshɿ5	tsɿ3	tshɿ5	tsɿ3	dzɿ6
雙峰	tsɿ3	tshɿ5	tsɿ3	tshɿ5	tsɿ3	dzɿ6
漣源	tsɿ3	tshɿ5	tsɿ3	tshɿ5	tsɿ3	sɿ6
新化	tsɿ3	tshɿ5	tsɿ3	tshɿ5	tsɿ3	dzhɿ1
邵陽	tsɿ3	tshɿ6	tsɿ3	tshɿ6	tsɿ3	sɿ6
武岡	tsɿ3	tshɿ5	tsɿ3	tshɿ5	tsɿ3	zɿ6
衡陽	tsɿ3	tshɿ5	tsɿ3	tshɿ5	tsɿ3	tsɿ5
衡山	tsɿ3	tshɿ5	tsɿ3	tshɿ5	tsɿ3	tsɿ6
溆浦	tsɿ3	tshɿ5	tsɿ3	tshɿ5	tsɿ3	tsɿ6
辰溪	tsɿ3	tshɿ5	tsɿ3	tshɿ5	tsɿ3	tsɿ6

表 10 14 種現代湘語的止攝支脂之韻精系字 (2)

	斯	賜	私	四	絲	司
長沙	sɿ1	tshɿ5	sɿ1	sɿ5	sɿ1	sɿ1
益陽	sɿ1	tshɿ7	sɿ1	sɿ2	sɿ1	sɿ1
湘潭	sɿ1	tshɿ5	sɿ1	sɿ5	sɿ1	sɿ1
湘鄉	sɿ1	tshɿ5	sɿ1	sɿ5	sɿ1	sɿ1
婁底	sɿ1		sɿ1	sɿ5	sɿ1	sɿ1
雙峰	sɿ1	tshɿ5	sɿ1	sɿ5	sɿ1	sɿ1
漣源	sɿ1	sɿ5	sɿ1	sɿ5	sɿ1	sɿ1
新化	sɿ1	sɿ5	sɿ1	sɿ5	sɿ1	sɿ1
邵陽	sɿ1	tshɿ6	sɿ1	sɿ5	sɿ1	sɿ1
武岡	sɿ1	tshɿ6	sɿ1	sɿ5	sɿ1	sɿ1
衡陽	sɿ1	tshɿ5	sɿ1	sɿ5	sɿ1	sɿ1
衡山	sɿ1	tshɿ5	sɿ1	sɿ5	sɿ1	sɿ1
溆浦	sɿ1	tshɿ5	sɿ1	sɿ5	sɿ1	sɿ1
辰溪	sɿ1	tshɿ5	sɿ1	sɿ5	sɿ1	sɿ1

表 11 14 種現代湘語的止攝支脂之韻精系字 (3)

	資	此	死	慈	詞	寺
長沙	tsɿ2	tshɿ3	sɿ3	tsɿ2	tsɿ2	tsɿ6
益陽	zɿ2	tshɿ3	sɿ3	zɿ2	zɿ2	zɿ5
湘潭	dzɿ2	tshɿ3	sɿ3	dzɿ2	dzɿ2	dzɿ6
湘鄉	dzɿ2	tshɿ3	sɿ3	dzɿ2	dzɿ2	dzɿ6
婁底	dzɿ2	tshɿ3	sɿ3	dzɿ2	dzɿ2	dzɿ6
雙峰	dzɿ2	tshɿ3	sɿ3	dzɿ2	dzɿ2	dzɿ6
漣源	sɿ2	tsɿ3	sɿ3	sɿ2	sɿ2	sɿ6
新化	dzhɿ2	tshɿ3	sɿ3	dzhɿ2	zɿ2	sɿ5
邵陽	dzɿ2	tshɿ3	sɿ3	dzɿ2	dzɿ2	zɿ6
武岡	dzɿ2	tshɿ3	sɿ3	dzɿ2	dzɿ2	zɿ6
衡陽	tsɿ2	tshɿ3	sɿ3	tshɿ2	tshɿ2	tsɿ6
衡山	tshɿ2	tshɿ3	sɿ3	tshɿ2	tshɿ2	tsɿ6
溆浦	dzɿ5	tshɿ3	sɿ3	dzɿ2	dzɿ2	tsɿ6
辰溪	dzɿ5	tshɿ3	sɿ3	dzɿ5	dzɿ5	tsɿ6

整體而言，現代湘語止攝開口精系字都可以追溯到一個共同的韻母，那就是舌尖前高展唇元音-ɿ。此外，止攝精系字讀ɿ的這項語音變化與官話方言大致相同，我們推測這是由於湘語受到晚唐五代之後官話相當強烈的影響使然。同時，現代湘語止攝開口精系絕不讀為捲舌音聲母，可見在聲母上仍保持固有語音特徵。

整體來看，就止攝開口精系字而言，我們推測它們從原始語階段到現代湘語發生了以下的變化：

*i > ɿ / 舌尖塞擦音聲母 _

也就是舌面元音[i]的舌尖化。

附帶一提，依照演變規則，止攝精系心母上聲本來應該有一批字如「璽、徙、死」同讀為 sɿ3，但不少湘語方言都把「璽、徙」讀為 ei3，演變上與「死」不同

步。李榮（1982：111）以北京話為例，指出北京「死」字沒有同音字，大概是因為別的按照音變規律可能讀 *sǐ* 的字都避開了，也就是避諱「死」字。現代湘語也可以有同樣的解釋。就性質而言，「璽、徙」*ei3* 這類讀音為了回避同音字，所採取的策略是不跟隨 **si3* > *sɿ3* 的這項演變，也就是演變較慢。換句話說，「璽、徙」顯示止開三精系的韻母早期讀音也應當是 **i*。

（四）莊系字

從跨湘語比較來看，止攝支、脂、之三韻的韻母，在莊系聲母環境下有兩類：一類是讀為舌尖前高元音 [ɿ]，同時聲母為舌尖塞擦音或擦音；另一類是讀為舌尖後高元音 [ʅ]，同時聲母為捲舌音（塞擦音或擦音）。簡單來說，現代湘語止攝莊系都發生了元音的舌尖化。首先觀察下表：

表 12 14 種現代湘語的止攝支脂之韻莊系字

	差參~	師	士	柿	事	使
長沙		sɿ1	sɿ5	ʂɿ6	sɿ6	ʂɿ3
益陽		sɿ1	ʂɿ6	ʂɿ6	ʂɿ6	sɿ3
湘潭		sɿ1	sɿ5	sɿ6	sɿ6	sɿ3
湘鄉		sɿ1	dzɿ6	dzɿ6	dzɿ6	ʂɿ3
婁底		sɿ1	tʂɿ6	tʂɿ6	tʂɿ6	sɿ3
雙峰	tʂɿ1	sɿ1	dzɿ6	dzɿ6	dzɿ6	ʂɿ3
漣源		sɿ1	sɿ6	sɿ6	sɿ6	sɿ3
新化	tʂɿ1	ʂɿ3	ʂɿ5	ʂɿ5	ʂɿ5	ʂɿ3
邵陽		sɿ1	ʂɿ6	dzɿ6	ʂɿ6	sɿ3
武岡		sɿ1	ʂɿ6	ʂɿ6	ʂɿ6	sɿ3
衡陽		sɿ1	sɿ5	sɿ6	sɿ6	sɿ3
衡山		sɿ1	sɿ5	sɿ6	sɿ6	sɿ3
溆浦	tʂɿ1	sɿ1	sɿ1	sɿ6	sɿ6	sɿ3
辰溪	tʂɿ1	sɿ1	sɿ6	ʂɿ6	sɿ6	ʂɿ3

止攝開口莊系字韻母有相當規則的，例如：益陽、湘潭、婁底、漣源、武岡、衡陽、衡山、溆浦都讀為[ɿ]；新化除了「差」之外都讀[ɿ]。其他各湘語方言則有些字讀[ɿ]，有些字讀[ʅ]。我們推測，這類參差是由於晚近受到具備優勢的官話影響，使得各個湘語方言中或多或少都有不規則的讀音。歸納起來，我們認為止攝莊系的聲母在原始湘語的階段就是捲舌音*tʂh（初）、*dʒ（崇）、*ʂ（生），韻母發生過以下的變化：¹⁵

*i > ɿ / 捲舌音聲母 _

這項變化也是元音的舌尖化，不過受捲舌聲母發音方法的影響，主要元音為舌尖後高元音[ɿ]。

附帶一提，工具「竹篩」在現代各湘語方言中的讀音為：長沙 sai1、益陽 sai1、湘潭 sai1、婁底 sai1、雙峰 sai1、漣源 sai1、新化 saɛ1、邵陽 sai1、武岡 sai1、衡陽 sai1、衡山 saɛ1、溆浦 sai1、辰溪 sai1。從韻母來看顯然不是止攝支脂韻字。根據許慎《說文解字》：「籬，竹器也。可以取粗去細，從竹麗聲。」又《廣韻》謂：「籬，山佳切，蟹攝開口二等佳韻平聲字。」可見現代湘語中用來過濾淘選的竹器，本字當作蟹攝佳韻「籬」而非止攝的「篦」或「篩」。換言之，止攝支韻平聲生母「篦」或脂韻平聲生母「篩」在現代湘語中並沒有同源詞。

（五）知章系字

現代湘語的止攝支、脂、之三韻的韻母，在知章系聲母環境有三類：一類是讀為舌尖前高元音[i]，同時聲母為舌尖塞擦音或擦音；另一類是讀為舌尖後高元音[ɿ]，同時聲母為捲舌音（塞擦音或擦音）。以上兩類在音韻行為上與莊系字大致相同。最後一類則是讀為舌面前高展唇元音[i]，同時聲母為舌面塞擦音或舌面擦音。首先來觀察下表：

¹⁵ 中古莊系字有莊初崇生俟五類，不過以湘語同源詞來看，只有初、崇、生三母。俟母是否有獨立地位在中古不無疑問，可以暫時擱置，參看董同龢（1993：147）。至於莊母字在現代湘語沒有同源詞，想來是詞彙上的空缺。

表 13 14 種現代湘語的止攝支脂之韻知系字

	知	池	遲	致	持	痔
長沙	tʂɿ1	tʂɿ2	tʂɿ2	tʂɿ5	tʂɿ2	tʂɿ5
益陽	tsɿ1	dzɿ2	dzɿ2	tsɿ5	dzɿ2	zɿ6
湘潭	tʂɿ1	dzɿ2	dzɿ2	tʂɿ5	dzɿ2	dzɿ6
湘鄉	tʂɿ1	tʂɿ2	tʂɿ2	tʂɿ5	tʂɿ2	dzɿ6
婁底	tei1	tehi2	tehi2	tsɿ5	tehi2	tshɿ6
雙峰	tʂɿ1	dzɿ2	dzɿ2	tʂɿ5	dzɿ2	dzɿ6
漣源	tei1	sɿ2	sɿ2	tsɿ5	sɿ2	sɿ6
新化	tʂɿ1	dzɿ2	dzɿ2	tʂɿ5	dzɿ2	dzɿ6
邵陽	tsɿ1	dzɿ2	dzɿ2	tsɿ5	dzɿ2	zɿ6
武岡	tei1	dzi2	dzi2	tsɿ5	dzi2	治 dzi6
衡陽	tsɿ1/tei1	tei2	tei2	tsɿ5	tei2	治 tei6
衡山	tei1	tehi2	tehi2	tsɿ5	tehi2	tsɿ5
溆浦	tʂɿ1	dzɿ2	dzɿ2	tsɿ5	dzɿ2	治 tsɿ6
辰溪	tʂɿ1	dzɿ6	dzɿ6	tʂɿ5	dzɿ6	tʂɿ5

表 14 14 種現代湘語的止攝支脂之韻章系字 (1)

	枝	紙	指	至	止	齒
長沙	tʂɿ1	tʂɿ3	tʂɿ3	tʂɿ5	tʂɿ3	tʂɿ3
益陽	tsɿ1	tsɿ3	tsɿ3	tsɿ5	tsɿ3	tshɿ3
湘潭	tʂɿ1	tʂɿ3	tʂɿ3	tʂɿ5	tʂɿ3	tʂɿ3
湘鄉	tʂɿ1	tʂɿ3	tʂɿ3	tʂɿ5	tʂɿ3	tʂɿ3
婁底	tei1	tsɿ3	tsɿ3	tsɿ5	tsɿ3	tshɿ3
雙峰	tʂɿ1	tʂɿ3	tʂɿ3	tʂɿ5	tʂɿ3	tʂɿ3
漣源	tsɿ1	tsɿ3	tsɿ3	tsɿ5	tsɿ3	tshɿ3
新化	tʂɿ1	tʂɿ3	tʂɿ3	tʂɿ5	tʂɿ3	tʂɿ3
邵陽	tsɿ1	tsɿ3	tsɿ3	tsɿ5	tsɿ3	tshɿ3

武岡	tsɿ1	tsɿ3	tsɿ3	tsɿ5	tsɿ3	tshɿ3
衡陽	梔 tei1	tsɿ3	tsɿ3	tsɿ5	tsɿ3	tshɿ3
衡山	tei1	tsɿ3	tsɿ3	tsɿ5	址 tshɿ3	tshɿ3
溆浦	tsɿ1	tsɿ3	tsɿ3	tsɿ5	tsɿ3	tshɿ3
辰溪	tʂɿ1	tʂɿ3	tʂɿ3	tʂɿ5	tʂɿ3	tʂɿ3

表 15 14 種現代湘語的止攝支脂之韻章系字 (2)

	施	是	屎	視	詩	市
長沙	ʂɿ1	ʂɿ6	ʂɿ3	ʂɿ5	ʂɿ1	ʂɿ6
益陽	sɿ1	zɿ6	sɿ3	zɿ6	sɿ1	zɿ6
湘潭	ʂɿ1	ʂɿ6	ʂɿ3	ʂɿ5	ʂɿ1	ʂɿ6
湘鄉	ʂɿ1	dzɿ6	ʂɿ3	dzɿ6	ʂɿ1	dzɿ6
婁底	sɿ1	dzɿ6	sɿ3	dzɿ6	sɿ1	dzɿ6
雙峰	ʂɿ1	dzɿ6	ʂɿ3	dzɿ6	ʂɿ1	dzɿ6
漣源	sɿ1	sɿ6	sɿ3	sɿ6	sɿ1	sɿ6
新化	ʂɿ1	ʂɿ5/ɿ6	ʂɿ3	ʂɿ5	ʂɿ1	ʂɿ5
邵陽	sɿ1	zɿ6	sɿ3	zɿ6	sɿ1	zɿ6
武岡	sɿ1	zɿ6	sɿ3	zɿ6	sɿ1	zɿ6
衡陽	sɿ1	sɿ6	sɿ3	sɿ6	sɿ1	sɿ6
衡山	sɿ1	sɿ6	sɿ3	sɿ6	sɿ1	sɿ6
溆浦	sɿ1	sɿ6	sɿ3	sɿ1	sɿ1	sɿ1
辰溪	ʂɿ1	ʂɿ6	ʂɿ3	ʂɿ6	ʂɿ1	ʂɿ6

以上諸表中各湘語次方言可說明如下：

第一、如果暫時忽略濁音清化與否的差異，長沙、湘潭、新化、辰溪的止攝知章系字都讀捲舌音（塞擦音或擦音），同時韻母為舌面後高展唇元音[ɿ]。益陽、婁底、漣源、邵陽、武岡、衡陽、衡山、溆浦的止攝知章系字都讀舌尖塞擦音或擦音。若干方言（如溆浦）或有捲舌音，屬於個別例外。

第二、湘鄉的止攝知章系字或讀捲舌音或讀舌尖塞擦音，看來與共時平面上

聲母的帶音與否有關：帶音聲母都讀舌尖塞擦音，不帶音聲母都讀捲舌音。

第三、雙峰的止攝知章系的韻母似乎是以中古聲母為條件：知系澄母「池遲持痔」讀為帶音捲舌音 $dz\eta_2$ ，章系禪母「是視市」讀為帶音舌尖塞擦音 $dz\eta_6$ 。其他知章系聲母字今讀都是捲舌音。

第四、除去以上發生主要元音舌尖化的知章系字之外，現代湘語止攝知章系字最值得留意的，是今讀為[i]，聲母為舌面塞擦音或擦音的讀法。根據上表，具有這類讀音的方言有婁底、漣源、衡陽、衡山等。現在根據我們檢索所得，進一步把各方言中這些例字全部都羅列出來：

- (1) 婁底：teil 知支枝、tei5 智、tehi2 池馳遲持、tehi6 治。
- (2) 漣源：teil 知枝。
- (3) 衡陽：teil 知蜘蛛、tei2 池馳遲持、tehi1 嗤咎癡、tei5 智置、tei6 稚稚治、ei5 試。
- (4) 衡山：teil 知枝梳、tehi2 池馳遲持、tehi1 癡、ei5 試。

這些讀音在性質上都屬於白話層的口語讀音。在衡陽方言中，「知」在青年層讀為 $ts\eta_1$ ，老年層讀為 $teil$ ，顯示為年齡層差異。在衡山方言中則有以下的文白異讀：「枝」文讀 $ts\eta_1$ 、白話 $teil$ ；「試」文讀 $s\eta_5$ 、白話 $ei5$ 。同時從白話層本身可以知道，它們並未經歷舌尖化的演變。歸納起來，若跟[ɲ]、[ʃ]相較，[i]韻母是比較保守的讀音。進一步參考漢語音韻史的架構，[i]這個韻母涵蓋止攝支、脂、之三韻，乃是止攝開口韻合流之後的讀法，時代在中唐之後。¹⁶

本節最後來檢討一個研究方法的問題。本節所論止攝開口同源詞都透過單字字音方式呈現，有些非口語詞（彌、斯、司、此）符合規則，會不會有俗傳詞不見錄於字表，導致結論上的偏差？就漢語音韻史而言，單字跟詞彙（俗傳詞）之間應該如何取舍，可參看丁邦新（2008：1-17）深入而全面的檢討。現在我們直接引用丁邦新（2008：5）的結論：

總之，對傳統字音的重視有它的道理，即使純從詞彙入手，一方面可能跟字音的研究並無二致，另一方面可能有它的局限，並發生不必要的偏差。

¹⁶ 參看王力（1985：216）對「隋—中唐」階段語音資料的分析。

因此我認為傳統字音和方言詞彙的研究可以並行不悖，不能完全揚棄《切韻》的功用。換句話說，不能完全離開「字」的比較。

這個看法結合書面文獻與實際語言，妥適中道，是可行的方法論指引。至於俗傳詞往往有音字脫節的情況，須結合本字考證來找到語源。現代湘語止攝的俗傳詞如「鼻」多數符合止攝陰聲韻毗至切，少數來自入聲。應該留意的是，於文獻有據的去聲讀法和文獻失收的入聲讀法均有，來自入聲者雖為俗傳，但並不納入討論。上文所討論的竹篩，無疑是個俗傳詞。但從現代湘語讀音看來，它的語源來自蟹攝二等山佳切的「簾」，並非止攝所宜切的「篋」或疏夷切的「篩」。由此可知，單字音或俗傳詞都需要建立在合理可靠的音韻對應之上，詞彙性質（書面、口語、俗傳等）僅供參考。

四、現代湘語止攝開口韻韻母的層次

上一節中我們利用中古聲母為窗口，分別探討止攝支、脂、之三韻開口字的韻母讀音。結合聲母和韻母的表現，止攝開口韻韻母的今讀表現及早期形式（擬音）可以彙整如下：¹⁷

表 16 現代湘語止攝開口韻韻母的層次

	幫系	精系	莊系	知系	章系	見影系	泥來母
支	ei、i	ɿ	ɿ、ʅ	ɿ、ʅ、i	ɿ、ʅ、i	i	i
脂	ei、i	ɿ	ɿ、ʅ	ɿ、ʅ、i	ɿ、ʅ、i	i	i
之	—	ɿ	ɿ、ʅ	ɿ、ʅ、i	ɿ、ʅ、i	i	i
擬音	*ei、*i	*ɿ	*ʅ	*ʅ、*i	*ʅ、*i	*i	*i

整體而言，止攝開口支、脂、之三韻韻母，與聲母的發音部位有關：

¹⁷ 關於明、泥、疑這類中古鼻音聲母在湘鄉中影響韻母成為鼻化韻母 iẽ，在新化方言中影響韻母成為陽聲韻母 in，我們於上文已經有充分討論。總而言之，iẽ、in 這類韻母的前身無疑就是 i，下表中不再另行羅列，特此說明。表中擬音都是指原始湘語而言，同一聲母而韻母有不同形式說明存在層次問題。

第一、與幫系結合的止開三字韻母讀[i]者，屬於湘語自身的音韻層次；[ei]分布於明母及特定字（碑悲），則是受了官話的影響。

第二、與見系、影系及泥來母結合的止開三字，其韻母都讀為[i]。由於[i]的影響，多數現代湘語見系及曉母都顎化為 **te-**、**teh-**、**dz-**、**ŋ-**、**ɛ-**。少數湘語（如湘鄉），見系仍保留舌根音 **k-**、**kh-**、**g-**、**ŋ-**，不發生顎化。

第三、與精系結合的止開三韻母普遍讀為舌尖前高元音[ɿ]，少數「璽徙」等字讀 **ei3**，是支、脂、之三韻合流後跟「死」字同音，為了避諱而在演變上滯後。以這個觀點來看，「死」發生了 $*sjei > sji > sɿ3$ ，也就是主要元音的舌尖化演變，屬於創新。「璽徙」則是韻母保持為 **-i**（ $< *je$ ），聲母則發生顎化成為 **ɛ-**。王力（1985：235、258）分析「晚唐—五代」朱翱反切資料指出，當時支、脂、之、微四韻都已經是 $*i$ ，同時也產生了舌尖前高元音 $*ɿ$ ，並且聲母都是精系。可見原始湘語的 $*ɿ$ 在年代上不早於晚唐五代。

第四、與莊系結合的止開三韻母，有舌尖前高元音[ɿ]和舌尖後高元音[ʅ]兩讀。同時受韻母的影響，聲母也調整為相應的舌尖塞擦音 **ts-**系或捲舌音 **tʂ-**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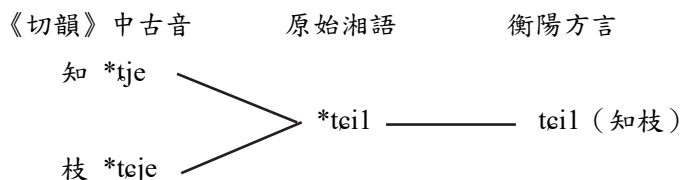
第五、與知、章系結合的止開三韻母，具有舌尖前高元音[ɿ]、舌尖後高元音[ʅ]和舌面前高展唇元音[i]等三種讀音。從讀音的性質看來，舌尖元音[ɿ]、[ʅ]屬於文讀，同時也是舌面元音發生了舌尖化演變之後的產物。相對地，[i]在各湘語中屬於白話音，與舌尖元音[ɿ]、[ʅ]形成層次差異。

由此可知，中古止攝開口支、脂、之三韻在現代湘語中可以離析為兩個明顯的音韻層次：白話層[i]以及文讀層[ei]、[ɿ]、[ʅ]。文讀層的舌尖元音主要體現在中古精、莊、知、章四類聲母的韻讀字。相對地，舌面元音[i]乃是普遍見於各類聲母之後的讀音。特別是精系滯後的「璽徙」和知章系「知枝池遲持智治癡試」等讀音，都顯示止攝開口三等韻在更早的階段都是舌面元音[i]；現代各湘語次方言中的舌尖元音[ɿ]、[ʅ]是受到早期官話影響。具體地說，早期官話的影響還可分成兩個層面：一是在語音上帶動湘語自身發生了舌尖化演變；二是在詞彙上引進外來文讀並與本地白話彼此競爭進而取代，或造成個別詞彙的文白異讀現象。¹⁸

¹⁸ 從地域可知，影響原始湘語的那種官話較大機率是南系官話，《中原音韻》乃屬於北系官話，參看羅杰瑞（2004）。

五、原始湘語止攝開口字聲韻母的擬測問題

上一節我們提到，現代湘語止攝開口三等的知章系字在白話層有相同的音韻行為，更值得注意的是，從中古音框架來看，讀[i]韻母的完全不雜莊系。關於這個現象，我們認為現代湘語 *te-*、*tch-*、*ɕ-* 這些聲母，其讀音相當程度地保留了中古時期的語音特徵。根據目前學界對中古音的看法，中古章系大致都擬測為舌面塞擦音：章**te*、昌**tch*、船**dz*、書**ɕ*、禪**ʒ*；知系則擬測為舌面塞音：知**t*、徹**t*、澄**ɖ*。以支韻知母「知」和章母「枝」為例，它們從中古音到原始湘語，再從原始湘語到現代衡陽方言的演變可以擬測如下：



換言之，以止攝開口三等而言，知章系的聲母在原始湘語中可以重建為**te-*、**tch-*、**dz-*、**ɕ-* 諸聲母。以中古音擬測而言，在演變上是知系向章系靠攏，也就是舌面塞音演變為舌面塞擦音：**t-*、**t-*、**ɖ-* > **te-*、**tch-*、**dz-*。

Coblin (2011: 21) 曾重建過共同中部湘語 (Common Central Xiāng, CCX)。根據他所擬測的系統，共同中部湘語的聲母系統如下：

表 17 Coblin 共同中部湘語聲母擬測

p	p'	b	m	f	v	v
t	t'	d	n	l		
ts	ts'	dz	s	z		
tʂ	tʂ'	dʒ	ʂ	ʒ		
k	k'	g	ŋ	x	ɣ	(ɣ)
∅						

可以留意到，Coblin 所擬測的共同中部湘語聲母系統中並沒有舌面塞擦音**te-*、

*teh-、*dz-、*e-、*z-這一組輔音音位。進一步察考 Coblin 的系統，他把現代湘語中讀為舌面塞擦音的止攝知章系字，都擬測為捲舌音*tʂ-、*tʂh-、*dz-、*ʂ-、*z-，韻母都是舌面元音*-i。例如：

表 18 Coblin 共同中部湘語止攝開口韻同源詞

	之知支	齒	持遲	治	屎	時	是
CCX	*tʂi1	*tʂhi3	*dzi2	*dzi6	*ʂi3	*zi2	*zi4/6
婁底	tei1		dzi2	tʂhi6			
會同	te1	the3	te2		se3	se2	se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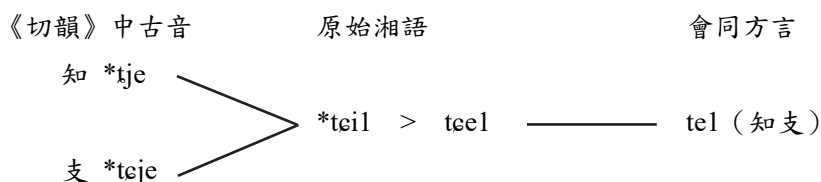
Coblin (2011: 51) 認為，原始中部湘語這批同源詞都有*-i 元音，並且可以跟捲舌聲母*tʂ、*tʂh、*dz、*ʂ、*z 等結合，早期捲舌音環境下的韻母*-i 在現代湘語中得以倖存，而捲舌聲母則被顎化，這也就是現代婁底方言的表現。至於湘語會同方言，Coblin (2011: 51、147) 指出，會同方言發生了捲舌音的「硬化」(hardening)，也就是聲母由捲舌音變為舌尖塞音 t、th 及 s。這項演變是由主要元音所觸發：高元音*-i 先變為-e，接著原先的捲舌音才變為舌尖塞音及擦音。

關於現代湘語止攝開口韻知章系字今讀舌面塞擦音的來歷，我們的看法與 Coblin 略有不同。最根本的理由是，由湘語比較的觀點來看，婁底、漣源、衡陽、衡山「知支癡治試」等字今音都讀為舌面音 te 類，且韻母都是 i。因此在共同湘語的階段也應當擬測為*te 類，並且跟*i 元音搭配，這是由下而上進行擬測的基本原則。換言之，我們看不出有甚麼理由要把這些同源詞擬測為捲舌音。其次，從演變上來看，*tei > tʂi > tʂɿ 在演變上較為自然，且在漢語系語言中相當常見，在古今漢語中都有可靠的證據。¹⁹至於演變機制，如朱曉農(2004)所說，是前高元音[i]的高頂出位，也就是[i]元音的舌尖化之後，帶動聲母部位產生變化。相對地，捲舌音*tʂi 演變為顎化音 tei，在漢語中則相對罕見。

基於原始湘語的音韻格局以及 Coblin 對於元音的觀察，湘語會同方言的演變

¹⁹ 以中古止攝之韻開口章系為例，它演變到現代官話的歷程正是*teji > tʂɿ。另外，現代漢語方言中，觀察原始淮安方言到現代淮安漁溝方言，也可以窺見其中發生了*tei > tʂɿ的演變，詳情參看吳瑞文(2022)的相關研究。

我們設想如下：



總而言之，我們認為原始湘語的音韻系統中應當重建出 *tei、*tchi、*dzi，*ei、*zi 這樣的音節結構，同源詞包括止攝開口三等「知支、齒、池遲持治、屎試、時是」等。原始湘語這類讀音在婁底、衡山等方言中較為完整地保留，並成為白話層。這類結構在會同方言中則因為元音降低 (i > e)，促使原先的舌面塞擦音硬化為舌尖塞音及舌尖擦音。²⁰由此看來，會同讀為 t-、th- 的止攝知章系字，不論聲母或韻母都是後起的。

六、結論

本文從歷史比較的觀點，以《切韻》框架來探討現代湘語中止攝開口韻的現象，進而從原始湘語的觀點探討止攝開口同源詞的存古與創新。歸納起來，本文獲得以下幾點認識：

(一) 從韻母來看，止攝開口韻同源詞有兩個明顯的音韻層次：白話層為舌面元音 [i]，分布於中古幫系、泥母、來母、見系、影系、知系、章系等聲母；文讀層為舌尖元音 [ɿ、ʅ]，分布於中古精系、莊系、知系、章系。

(二) 從聲母來看，止攝開口韻同源詞也有不同的表現：白話層精系讀舌尖塞擦音 ts-、莊系讀捲舌音 tʂ-、知章兩系合流均讀舌面塞擦音 tɕ-。文讀層則精系讀舌尖塞擦音 ts，知莊章均讀捲舌音 tʂ-。

(三) 由存古的角度來看，原始湘語止攝開口知章系同源詞「知支枝之、齒、池遲持治、屎試、時是」等可以構擬為 *tei、*tchi、*dzi，*ei、*zi。²¹這一擬測的意義在於：

²⁰ 會同方言中知章系字讀為 t-、th- 者主要見於假、效、咸、山、臻諸攝的三等韻，可見與三等介音 *j- 關係密切。參看胡蓉 (2008)。

²¹ 這些同源詞是把本文三之 (五) 及表 18Coblin 的詞例全部彙整的結果。

1. 就聲母來說，原始湘語的存古性質在於它保留了中古時期章系（*tɕ）的讀法。至於創新，則是中古時期知系（*t）不再是獨立的一套聲母，它發生了*t > *tɕ的演變，也就是向章系靠攏。

2. 就韻母來說，原始湘語的存古性質在於它保留了舌尖化之前的舌面元音*i的讀法。然而，中古止攝開口支、脂、之三韻的區別，在原始湘語中完全沒有痕跡，都只能追溯到舌面元音*i。這類早期的音位對立消失，無疑地是一種創新。

（四）本文從比較的觀點建構原始湘語止攝開口韻的聲韻母，所得出的結果與 Coblin（2011）擬測的共同中部湘語系統有異有同。相同之處在於，兩者都把止攝開口字擬測為舌尖元音*ɿ、*ʅ和舌面元音*i兩類。不同之處在於止攝開口知章系字聲母的擬音，Coblin 擬測為捲舌音聲母*tʂ，本文則擬測為舌面塞擦音聲母*tɕ。整體而言，本文所擬測的原始湘語系統，在止攝開口韻的聲母格局上能夠更為妥善地與中古《切韻》聲母接軌。另一方面，就止攝開口韻韻母而言，原始湘語則無疑地已經發生相當重大的變化。這也顯示音節成分（聲母、韻母）在演變上的不同步調。

（五）中古音構擬自高本漢（1889-1978）發其端，迄今也有十來家說法，有了原始漢語方言擬測系統，可以進一步去檢討目前的方案。從擬測音值來看，中古「知」系大致上分成兩類看法（根據潘悟雲 2000：60）：

1. 舌面塞音*t：高本漢、陸志韋、董同龢、李榮、王力、邵榮芬、鄭張尚芳
2. 捲舌塞音*tʂ：李方桂、蒲立本、周法高、潘悟雲

主張知系為舌面塞音者仍多於捲舌塞音，儘管多數並不等於真理，但眾多學者而持相同意見，相信不是偶然。另一方面，從原始湘語的實際表現來看，反倒支持知系是舌面塞音*t。以演變過程來思考，原始湘語知母白話音讀*tɕ，可以從*t 一步到位：*ti > tɕi，原先的舌面塞音受前高元音影響而產生塞擦音化。如果主張是捲舌塞音*tʂ，在演變上就不免要多假設一個步驟：*ti > *ti > *tɕi，並且也不容易說明何以捲舌的*tʂ跟捲舌塞擦音*tʂ-（莊系）走上不同的演變方向。

古今漢語都存在方言差異，這是眾所周知的語言事實。然而，如何去掌握古代漢語方言的特徵？如何建立古代漢語方言和現代漢語方言的關係？一個重要且

基本的觀念是，不能直接由現代漢語方言去理解古代漢語方言，包括語音上的特徵以及地域上的分布。準此，我們取法丁邦新、梅祖麟等學者的做法，在古代漢語方言一端，根據堅實可靠的文獻紀錄來建立六朝時期南北方言各自的類。在現代漢語方言一端，則從現代方言的內部比較著手，透過原始漢語方言（原始湘語、原始處衢吳語）來還原早期的樣貌。最後才以六朝南北方言的差異為尺度，來衡量原始漢語方言中的各種現象，從而建立古今方言之間的聯繫。這個方式一方面避免把《切韻》音系與某個單一漢語方言簡化為直線發展，另一方面則是利用原始漢語方言系統來拉近與六朝時期漢語方言的時間落差，並避免受後起的音韻現象所誤導。

由中古音到以《中原音韻》為代表的早期官話，乃至於由早期官話到現代官話，都可以看到止攝開口字與蟹攝開口祭齊韻、深攝入聲緝韻、臻攝開口入聲質韻等關係密切。不過，考慮到原始湘語基本上是入聲獨立為一類的漢語系語言，同時蟹攝三四等祭齊韻應當與同攝洪音（一、二等）一起觀察。凡此都是未來可以繼續探討的課題。

徵引書目

〔傳統文獻〕

- 〔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
- 〔宋〕陳彭年等重修：《校正宋本廣韻》，臺北：藝文印書館，1986年。

〔近人論著〕

- 丁邦新：《中國語言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王力：《漢語語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
- 王弘治：〈早期支思韻的音值及其演進〉，《中國語言學報》第40卷第2期，2012年6月，頁420-441。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漢語方音字匯》，北京：語文出版社，2003年。
- 朱曉農：〈漢語元音的高頂出位〉，《中國語文》2004年第5期，頁440-451。
- 江敏華：〈客贛方言的「支與脂之」之別及相關韻攝的層次分析〉，《中國語言學集刊》第6卷第1期，2012年1月，頁157-176。
- 何大安：《聲韻學中的觀念和方法》，臺北：大安出版社，1987年。
- 吳瑞文：《吳閩方言音韻比較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5年。
- _____：〈論現代淮安方言一種後起的舌尖元音及其相關問題〉，《東海中文學報》第43期，2022年6月，頁115-148。
- 李正芬：〈試論《經典釋文》止攝韻字的類型變化〉，《文與哲》第18期，2011年6月，頁173-200。
- 李永明：《湘鄉方言》，湘潭：湘潭大學出版社，2016年。
- _____：《衡陽方言》，湘潭：湘潭大學出版社，2016年。
- 李榮：〈陸法言的《切韻》〉，《音韻存稿》，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
- 周賽紅：《湘方言音韻比較研究》，湖南：湖南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專業博士學位論文，2005年。

- 侯精一主編：《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 胡蓉：〈會同小河片方言語音分析——兼論會同方言的內部差異〉，《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學報》2008年第3期，頁152-155。
- 崔振華：《益陽方言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 張光宇：《閩客方言史稿》，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96年。
- 梅祖麟：〈現代吳語與「支脂魚虞，共為不韻」〉，《中國語文》2001年第1期，頁3-15。
- 陳暉：《漣源方言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
- _____：《湘方言語音研究》，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
- 彭建國：《湘語音韻歷史層次研究》，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
- 彭澤潤：《衡山方言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
- 湖南省公安廳《湖南漢語方音字匯》編纂組編：《湖南漢語方音字匯》，長沙：嶽麓書社，1991年。
- 賀凱林：《溆浦方言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
- 萬波：〈贛語建寧方言支脂之三分現象——兼論《切韻》支脂之三韻音值的構擬〉，《方言》2010年第1期，頁1-6。
- 董同龢：《漢語音韻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
- 潘悟雲：《漢語歷史音韻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 鮑厚星、崔振華、沈若雲、伍雲姬編纂：《長沙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
- _____、陳暉：〈湘語的分區（稿）〉，《方言》2005年第3期，頁261-270。
- 謝伯端：《辰溪方言研究》，湘潭：湘潭大學出版社，2016年。
- 謝留文：〈客家方言「魚虞」之別和「支」與「脂之」之別〉，《中國語文》2003年第6期，頁512-521。
- 顏清徽、劉麗華編纂：《婁底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年。
- 羅昕如：《新化方言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 平山久雄：〈中古唇音重紐在《中原音韻》齊微韻裡的反映〉，《平山久雄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
- 秋谷裕幸：〈早期吳語支脂之韻和魚韻的歷史層次〉，《中國語文》2002年第5期，頁447-451。
- 高本漢（Karlgren, Bernhard）著，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譯：《中國音韻學研

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

羅杰瑞 (Norman, Jerry) 著，梅祖麟譯：〈關於官話方言早期發展的一些想法〉，
《方言》2004年第4期，頁295-300。

Coblin, W. South (柯蔚南). *Comparative Phonology of the Central Xiāng Dialects*.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2011.

On the Phonological Retention and Innovation of the Unrounded Rhymes of Zhǐ Shè in Modern Xiang Language

Wu, Rui-Wen*

[Abstract]

From a comparative point of view,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noteworthy phonological retention and innovation in the division-3 rhymes of Zhǐ Shè in modern Xiang language. Based on the materials of 14 modern Xiang dialect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phonetic performance and hierarchy of the unrounded rhymes in Zhǐ Shè, as well as the collocation of the initials related to the finals and their phonetic evolution.

This article adopts a comparative method in the research method. The comparison method described here has two aspects. For the first aspect, this article firstly compares the cognate words within the modern Xiang dialects, that is, the comparative method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In the second aspect,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 ancient phonology with the modern Xiang pronunciation through the medieval phonetic framework, so as to establish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This article incorporates two aspects in the research method, in order to construct the diachronic relationship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more comprehensively.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is article point out that: in terms of finals, there are two distinct phonological levels in the cognate words of Zhǐ Shè unrounded rhymes. The colloquial layer is the lingual vowel [i], which is distributed in the initials of *p- series, *n-, *l-, *k- series, *ʔ- series, *t- series and *tɛ- series etc. in Middle Chinese. The reading layer is the apical vowels [ɿ, ʅ], which are distributed in the initials of *ts- series, *tʃ- series, *t- series and *tɛ- series etc. From the initial consonant point of view, the cognate words of Zhǐ Shè unrounded rhymes also have different manifestations: in the colloquial layer, *ts- series maintains ts-, and *tʃ- series shifts to the retroflex initial tʂ-

*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series. Meanwhile, *t- series and *tɛ- series both shifts to palatalization initial tɛ- series. In the reading layer, *ts- series maintains ts- series but *t- series, *tʃ- series and *tɛ- series shift to retroflex initial tʂ- series. The cognates, 知支枝之齒池遲持治屎試時是, with *t- series and *tɛ- series initials in Middle Chinese could be traced to *tɛi, *tɛhi, *dzi, *ɛi, *zi in Proto Xiang. As far as the initials are concerned, the proto forms in proto Xiang retain the early pronunciation of Zhang Xi (*tɛ- series) of the Middle Chinese. As for innovation, it is that in the Middle Chinese Zhi Xi (*t- series) was no longer an independent set of initials, it evolved from *t- > *tɛ-, that is, it has converged to Zhang Xi. As far as the finals are concerned, proto Xiang retains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main vowel *i, instead of the apical vowels. Howev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hree separate finals of Zhǐ Shè unrounded rhymes in the Middle Chinese has undergone convergence in proto Xiang, and can only be traced back to the vowel *i.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early phonemic opposition is undoubtedly an innovation.

Keywords: Modern Xiang, Zhǐ Shè, Middle Chinese, comparative method, historical linguistics

